

爱阅读
新课标必读丛书

[印度] 泰戈尔

冰 心 吴 岩等 / 译
倪培耕 / 编选

著

名师赏读·美词美句·点滴积累

泰戈尔诗选

张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会长)
作序并鼎力推荐

百位全国知名专家学者、特级教师、
优秀班主任联合审定

原味足本呈现经典

(无障碍阅读·美绘本)



教育部推荐读物

名师引领学生精读大师佳作
提高阅读能力，培养人文情怀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爱阅读
新课标必读丛书

泰戈尔诗选

Taige'er Shir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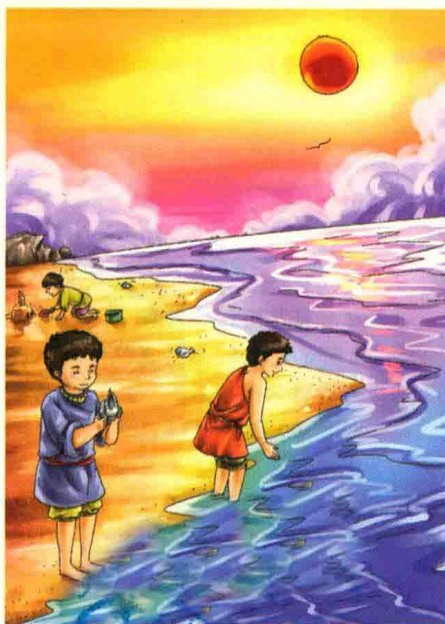
著

名师赏读·美词美句·点滴积累

[印度] 泰戈尔

冰心、吴岩等 / 译

倪培耕 / 编选



教育部推荐读物

原味足本呈现经典

(无障碍阅读·美绘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戈尔诗选 / (印) 泰戈尔 (Tagore, R.) 著; 倪培耕编选; 冰心等译.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9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04-038281-5

I. ①泰… II. ①泰… ②倪… ③冰… III. ①诗集—印度—现代 IV. ①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1278 号

策划编辑 吴 勇 于 嘉

责任编辑 崔凤文

项目统筹 杨晓娟

版式设计 张 珺

插图绘制 星 魏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4.5
字 数 565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8281-00



爱阅读

5 大要点延伸，精彩再现 最具阅读价值的“经典选本”

阅读领航

——快速洞悉全书结构，教你巧抓重点

阅读准备

——丰富全面的文学常识，助你加深理解

阅读指导

——名师全程陪伴，轻松享受快乐阅读

阅读链接

——畅享心得感悟，更多精彩收入囊中

阅读训练

——考查阅读效果，真正实现读写贯通

阅读经典 获益一生

接受文学名著的滋养，学以致用，读写双升

总策划

李继勇

开卷有益——我们爱读书，良师益友——我们读好书；
行万里路——我们多读书，学海无涯——我们勤读书。

总主编



倪培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曾赴印度阿格拉大学、德里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翻译和编辑工作。

总顾问



柳鸣九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丛书著译者（部分）

（以下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冰心 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陈筱卿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人事部考试中心专家组成员。主要译著有《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名人传》《海上劳工》《巴黎圣母院》等。



程庆华 文学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曾在《外国文学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和《外国文学动态》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董衡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兼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主要著作有《海明威评传》《美国现代小说风格》《马克·吐温画像》等。



关惠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室西欧北欧组组长、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专著与译作有《歌德与浮士德》《古希腊神话与传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郭家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部主任、编审，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的研究、编辑和译介工作。



郭泽英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成果有：《论T.S.艾略特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文明与荒野的调节器》等；译著有《瓦尔登湖》《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合译）等。



黄健人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硕士生导师，曾任教于泰国大成商学院，并被教育部选派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英文系担任访问学者。至今已在大陆和台湾发表译作10余部，论文20余篇。



李辉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及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专著与译作有《文学·人学》《苏联文学史》《复活》《套中人》等。



李玉民 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从事法国文学翻译30余年，译著60多种，2000多万字。主要译著有《漂亮朋友》《巴黎圣母院》《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主编《纪德文集》《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等。



李自修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任教一年。主要译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勇敢的心》《萨义德》《剑桥大学简史》等。



柳鸣九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罗良功 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美诗歌诗学协会执行理事等职。主要专著和译作有《英诗概论》《杨柳清风》《傲慢与偏见》等。



罗新璋 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译审，曾担任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翻译。发表论文《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钱钟书的译艺谈》：译著有《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果树下的晚餐》等。



莫雅平 诗人，翻译家，漓江出版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译著有《魔鬼词典》《匹克威克外传》《我儿子的故事》等10余种。



倪培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主要译著有《泰戈尔诗化小说》《饥饿的石头》《沉船》《喀布尔人》等。



沈东子 漓江出版社审读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0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代表。主要专著与译作有《空心人》《少不更事》《西风瘦马》《呼啸山庄》《大盗巴拉巴》等。



唐荫荪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室主任、副编审，湖南译协理事、湖南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译著有《谈诗的意象》《论现代派抒情诗》《王尔德散文诗》《磨坊风波》等。



王丽平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曾在《外国文学动态》《作家》《当代小说》和《山东文学》等期刊上发表数篇学术论文。



吴兴勇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炎黄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人物传记《卡耐基》《南丁格尔》《海伦·凯勒》等，历史小说《东亚风云》《马可·波罗旅行记》等。



吴岩 著名翻译家，曾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及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副总编辑、社长。



朱碧恒 知名英语翻译、副教授，主编有《欧·亨利短篇小说欣赏》，参加编写《外国文学史》，主要译著有《克丽丝汀》《螺丝在拧紧》《锂星考察记》等。



朱生豪 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诗人。1933年大学毕业，担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曾参加《英汉四用辞典》的编纂工作，先后译有莎士比亚戏剧31种，建国前出版27种，部分散失。

总序

张炯

高尔基曾有句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想，文学书籍自然也不例外。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凝结的花朵，作为语言符号的艺术，不独在满足人们审美需要，教育人们认识现实、培植灵智、陶冶情操、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等方面，历来都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它在帮助青少年提高审美欣赏水平、提高运用语言的作文能力方面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文学艺术不但描绘人类的灵魂，也塑造人类的灵魂。人类超越动物，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具备优美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如莎士比亚所赞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与社会历史的进步分不开，也与文学艺术对人的陶冶和升华的作用分不开。

高等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是一套值得向广大青少年推荐的高品位的文学艺术方面的读本。被选入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中的作品，都是国内外受到广泛赞誉的经典文学名著，是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过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优秀之作。该套丛书作为青少年的课外读物，题材和主题广泛，形式和风格多样，涵盖了人们历史生活和精神追求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但有世界著名的中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复活》《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爱的教育》《汤姆·索耶历险记》《汤姆叔叔的小屋》《鲁滨孙漂流记》《少年维特之烦恼》《羊脂球》《老人与海》等，也有《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等短篇小说，更有科学幻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和童话小说《木偶奇遇记》等；此外，也选入了戏剧、诗歌、散文方面的《莎士比亚悲剧集》《莎士比亚喜剧集》《泰戈尔诗选》《瓦尔登湖》。中国文学名著部分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朝花夕拾·呐喊》《鲁迅杂文》

《朱自清散文》《徐志摩精品集》《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及其他》《小桔灯及其他》以及古代的诗文《论语通译》《孟子选注》《庄子选注》《小学生必背古诗词》《初中生必背古诗文》《高中生必背古诗文》等。可见，这套丛书视野开阔，兼顾古今中外，选取考虑周全而选择标准严格。

青少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实现强国富民、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接班人和有生力量。他们读的文学作品，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智力结构、人格塑造，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语言文字运用。中小学阶段正是孩子接受新事物、培养感受力的最佳阶段。时下，快餐文学泛滥，不仅其拙劣的文笔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写作水平，其流于浮躁的文化内涵也不利于学生的思想进步。身处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学生该如何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成了众多家长和老师头疼的难题。我以为，《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选编的世界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品，在帮助解决这个难题方面，是可以起到良好作用的。它们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类进步的思想追求和独特的艺术创造。经典名著中没有严肃的说教，也没有枯燥的讲解，只有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鲜明如画的艺术境界、奇特的想象和幻想、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在轻松的阅读中，使读者拓展知识、感受生活，思考人生的价值，领会语言的丰富和优美，正是名著给予人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这套丛书的编选还有如下特点：严格选择权威版本，名家翻译，专家注释，避免知识偏误；全彩足本，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还增设了“阅读准备”、“阅读指导”、“阅读链接”、“阅读训练”诸栏目。这些设计可以为读者在阅读名著之前先进行知识铺垫，了解作者生平、创作背景，掌握作品的主题意蕴和文学特色，有效帮助读者在“准备”阶段打好阅读基础。名师导读中的点评，妙语不断，见解独到，可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精华赏析、延伸思考，点评章节要点，深入探查写作方法和文章意蕴；融合作者、译者与名师智慧的精彩注释，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原文，并获得更多与原文相关的课外知识；提炼出作品中最典型的写作手法，深入分析，指导学生有效地应用于日常写作之中，从而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真正实现读与写的完美结合。总之，该套丛书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读者深入阅读的兴趣和效果，帮助学生快速洞悉全书结构，抓住重点，提高阅读效率，充分展示了经典的魅力。这种图书编写体例在同类图书中尚属首例。

实际上，这套丛书不仅适合青少年阅读，也适合成年人阅读。在我国文化大发展、文艺大繁荣、教育大普及的时代，出版这套丛书，尤有重大的意义。

我热烈祝贺这套丛书的出版，并向策划和选编这套丛书的编者和译者以及有关工作人员表达自己的敬意！

是为序。

2013年6月24日
于北京花家地

译序

泰戈尔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一般认为他首先是个诗人，“他的天才是抒情的”^①。可泰戈尔也有一段夫子自道：“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②

我在1956年曾译过《园丁集》，尽管多少感觉到了近百年前“某一个春天早晨歌唱过的、那生气勃勃的欢乐”，却没有续译泰翁的其他诗篇。直至泰戈尔诞生120周年纪念以后，才在雨过天晴的日子里，又陆续译了《吉檀迦利》、《情人的礼物》（《爱者之贻》）、《流萤集》、《鸿鹄集》以及附有《断想钩沉》的《泰戈尔抒情诗选》。退休以后，除修订旧译外，又新译了《新月集》、《飞鸟集》、《采果集》、《遐想集》（《游思集》）以及克·克里巴拉尼编选的泰戈尔《集外集》。近十多年来的时间，基本上是在泰戈尔所创造的境界里度过的，云蒸霞蔚，潺潺雨声和悠悠笛声，确实给了我不少美的享受和愉悦；然而，尽管有时也直觉地“欣然有会意”，但总是蒙蒙眈眈，似懂非懂，毕竟对泰戈尔的哲学是不大明白的。叶芝给《吉檀迦利》的初版本曾写过一篇序，他认为泰戈尔继承了“一个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从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们那儿采集了比喻和情绪”。我按这个线索去找点材料找点书看，特别是泰戈尔自己写的东西，我想，还是让泰戈尔解释泰戈尔。我懂孟加拉文，只能找英译本和中国专家的论著；泰戈尔也有自相矛盾或自己也说不清的地方，那就无可奈何了。

《望霞听雨札记》原是几年来为了防止译诗时与泰戈尔原作“隔”得过分严重而作的一些零星记录。当时信手记一些，现在稍加整理，当然仍难免有不恰当的意见。说不定自以为望到云霞、听到雨声了，其实也还是身处五

① “他的天才是抒情的”：吉尔伯特·默里语，见《死亡之翼》英译本序言。

② 引自《海上通讯》，载《小说月报》1924年第4号。

里雾中的幻见幻听或误见误听而已。尚祈前辈先生、专家教授和广大读者及时教正，我先在这里表示由衷的谢意。

无限与有限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泰戈尔固然也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脱胎于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吠檀多》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梵”，就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的实质也好，自然或现象世界的实质也好，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

泰戈尔把“梵”或神，看作是“最高真实”，在不同场合，用“世界意识”、“最高意识”、“无限人格”、“绝对存在”等等不同名称称呼它，解释亦不尽相同。泰戈尔以作为“最高意识”或“最高人格”的“梵”或神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作为复杂的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或精神为另一方，称之为“有限”。

“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

泰戈尔和传统的《吠檀多》一样，把“梵”或神归根结底解释成一种超越客观世界和人的思维、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绝对的无限的存在，这当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然而不同的是，泰戈尔认为“梵”或“无限”“本身根本没有意义”，“‘无限’只有在‘有限’中才能表现出来，正像歌（‘无限’）需要歌唱（‘有限’）才能表现出来一样。”^①这里，泰戈尔拿“有限”（自然、现象世界、人的精神等）去解释“无限”（“梵”或神），这就意味着把作为“无限”的神贬低为一种“有限”的存在。这样，泰戈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就转化成了泛神论。

泰戈尔在《回忆录》中复述歌剧《自然的报复》的故事，说是一个小姑娘把修道士从同“无限”的交往中召回尘世，让他落入人类爱的枷锁中。“修道士回来后认识到伟大存在于渺小之中，无限在有形的界限之内，而灵魂的永久自由则寓于爱之中。只是在爱之光中，一切‘有限’才溶入‘无限’。”

① 见泰戈尔《论人格》。

这里的修道士的“认识”，其实就是泰戈尔的宇宙观的基本观点。

泰戈尔在《回忆录》里提到《自然的报复》时还说，这歌剧是他后来全部创作的引子或序曲，它涉及的正是他后来在创作中经常涉及的主题：“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倪培耕同志在他的论文中引证了这句话，认为这就是泰戈尔的美学公式。这个公式最终承认：“梵”或“无限”，或浑然统一是“最高真实”，得到或反映它，就是获得了最高形式或最完全的美，文学艺术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反映这个“最高真实”。所以，泰戈尔在《人的宗教》里说：“艺术是人的创作灵魂对最高真实的召唤的回答。”

我是赞同倪培耕同志这个意见的，在我所读到的泰戈尔的诗文中，也发现了可与此相呼应、相参证的观点和意见。例如，《断想钩沉》第81节里说：“我们的另一个伟大躯体便是世界，我们的这个小小躯体一直渴望着要同它建立起一个圆满的和谐关系。”此中有许多诱因，“然而最伟大的事实，却在于我们的眼睛同世界上的线条、色彩和运动相遇时的喜悦。”他认为“……宇宙里传来一种不断的呼唤，传到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四肢，而对这呼唤的感应，乃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不仅属于我们，而且属于这伟大的世界”。这里的“成就”指的就是优秀的文艺作品。

我们中国古代的诗人，对山水和自然界的爱好，往往出于情趣的默默契合，至多也不过流露出一点儿禅趣，几乎没有人把大自然看作是神灵的表现，并在其中琢磨出不可思议的妙谛。泰戈尔则不然，这位主张少年时期不妨过一段修道士的生活，自己也经常要静坐默想的诗人，他认为人凭借五官的直觉，遇到自然界或现象世界的色彩、光明、声音、运动，便是一大喜悦，因为他由此听到、感受到了“无限”或“最高真实”的“呼唤”或讯息；人的创作灵魂，对“无限”或“最高真实”的“呼唤”或讯息作出感应，发表诗歌或创作出其他艺术品来，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奉献。对这样的创作过程，泰戈尔还有一个更加简单明了、更加形象化的说法，那就是：“世界的吐气在我们心灵的芦笛上吹奏着什么样的调子，文学就努力反映那个曲调。”

更加形象地道出诗人自己的感受的，当然是他自己的诗篇。试以克·克里巴拉尼编选的泰戈尔的《集外集》第81首为例：

你是我生命海岸上的曙色中一抹金黄闪光，
第一朵白净秋花上的一滴露珠。

你是从遥远的天空
俯向尘土的一道彩虹，
一片白云烘托着的
新月的梦，
你是偶然向人间泄露的
天堂的机密。
你是我的诗人的幻景，
出现在我早已忘怀的
呱呱坠地的日子里。
你是那永远不准备说出口的话，
那以镣铐形态到来的自由，
因为你为我打开大门，
让我深入生气勃勃的光明之美。

这首诗里的“你”，尽管泰戈尔没有点明，我以为其实他指的就是“无限”给诗人传送的“机密”、“讯息”和幻景，就是“梵”或神，或“最高真实”的呼唤，诗人在表达时不过用形象的彩笔稍加点染而已；而贯穿全诗的情绪，就是“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不过，这回泰戈尔又把“最高真实”的“呼唤”，称之为“天堂的机密”了。

泰戈尔在《断想钩沉》第98节里也用过“天堂”这个词。我认为这段话，既可以作为他的美学公式的阐释，又可以作为他这首诗的注解。摘抄恐怕有损原意，好在不长，文字也挺美，谨录全文：“我相信有个理想徘徊在这世界之上，渗透在世界之中——一个关于天堂的理想，它并非仅仅是幻想的产物，它是个根本的现实，万物均在其中，万物都在向它移动。我相信这天堂的幻象可以见之于阳光里，大地的苍翠里，溪水的流动里，春天的欢乐里，冬晨的安宁里，人脸的俊美里，以及情爱的丰富里。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天堂的心灵都是觉醒的，它放出它的声音。这声音送进我们内在的耳朵，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它弹拨调弄我们的生命之竖琴，鼓励我们寄憧憬于无限，就像花把它的芬芳、鸟把它的啁啾送往空中一样。”

解铃还须系铃人，泰戈尔说的话还是由泰戈尔自己来解释的好。

神 与 人

泰戈尔笔下的神或上帝，可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或伊斯兰教的真主，也不是印度教的太神。

如前所述，泰戈尔的神，和“无限”、“梵”是同义词，有时候他也称之为“最上的人”或“无限的人”。泰戈尔的“神”，可以追溯到印度中世纪信奉黑天为上的毗湿奴派，等等。这些教派的宣传者有不少是诗人，他们的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生活在人间而又灵肉结合的。他们的神秘主义的颂神的歌曲，往往采取情歌的形式。孟加拉的民间歌手，也拿着单弦琴，来往于乡村之间，歌唱着对天神的爱情之歌。他们崇拜天神，把天神当作朋友或情人，称之为“我的心上人”。例如：

啊，我到哪儿去找他，找我的心上人？

唉，自从我丢失了他，我穿过远远近近的地方，

到处漂泊寻找他。

泰戈尔很喜欢这些民歌，他自己写的诗歌里也回响着他们的情绪，采取了他们的表现手法。

泰戈尔在《什么是艺术？》里说：“在印度，我们的文学大部分是宗教性的，因为，与我们同在的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神；他属于我们的寺庙，也属于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所有恋爱与慈爱的人际关系中，都感觉到他与我们亲近，而在我们的喜庆活动中，他又成了我们的主宾。在开花与结果的季节，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在秋天的累累果实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披风的边缘，而且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在我们所崇拜的一切实在对象中，我们崇拜着他。在举证我们的爱是真挚的地方，我们爱着他。在善良的女人身上，我们感觉到他。在真诚的男人身上，我们认出了他。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再生。那永生的孩子啊。所以宗教歌是我们的情歌……”^①诗人这一段阐释印度的神和宗教文学的话，对于我们理解和领会《吉檀迦利》等诗集里的颂神诗以及颂儿童诗之类，是很有启发的。

^① 见《泰戈尔论文学·什么是艺术》，上海译文版。

“神厌恶他们的天堂，羡慕人。”（《流萤集》第39首）看来泰戈尔的神至少是并不经常在天堂里的。孩子们跑出寺庙，坐在尘土里，“神瞧着孩子们玩儿，把僧侣也忘掉了。”（《流萤集》第17首）可见神也并不经常在寺庙里。“神在农民翻耕坚硬泥土的地方，在筑路工人敲碎石子的地方。炎阳下，阵雨里，神都和他们同在，神的袍子上蒙着尘土。脱下你的圣袍，甚至像神一样到尘埃飞扬的泥土里来吧！”（《吉檀迦利》第11首）可见泰戈尔的神和劳动人民是亲密无间的，神还“同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之中那些没有同伴的人作伴”（《吉檀迦利》第10首）哩。

泰戈尔的神也相当民主，一点也不专横。“上帝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求索仁爱；魔鬼则搜索奴隶，勒令服从。”（《流萤集》第25首）“上帝喜欢在我身上看到的，不是他的仆人，而是为众人服务的上帝自己。”（《流萤集》第141首）所以，“我工作时上帝敬我，我歌唱时上帝爱我！”（《流萤集》第97首）“我反抗的时候，上帝以其战斗荣耀我；我消沉的时候，上帝就不理睬我了。”（《流萤集》第195首）就由于这个缘故，人的心态也是舒畅的，毫不拘礼的：“你明明是我的主，我却称你为朋友。”（《吉檀迦利》第2首）甚至坦率地说出了轻易不敢说、不肯说的知心话：“我能热爱我的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以否认上帝的自由。”（《流萤集》第145首）

泰戈尔相信宇宙万有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认为“爱”可以使“自我”与“无限”联系结合，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这种宗教哲学，作为诗歌，便是既继承“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又从民间歌手那里“采集了比喻和情绪”，《吉檀迦利》中有许多对神一往情深的抒情诗。试以《吉檀迦利》第56首为例：

事情就是如此，你的欢乐这般充满了我的身心。事情就是如此，你自天而降，来到我的身边。诸天之主啊，如果我不是你的情人，你的情人会在哪儿呢？

你选中我和你共享这一切财富。你的喜悦不断地在我心里奏出音乐。你的意志经常在我的生活里化成形体。

就为了这个缘故，身为万王之王的你，竟打扮自己，来赢得我的心。就为了这个缘故，你的爱情竟消融在你的情人的爱情里，而且你竟以我俩合而为一的美满形象显现。

举这一首为例，主要是因为它在阐释“神人合一”或“梵”、“我”合一的哲理时，讲得比较明白清楚。若论艺术地描绘这种“神人合一”的爱，抒发人对神的深情和痴情，这个集子里还有更动人的诗篇。叶芝在他特地给初版本《吉檀迦利》写的序里作了提纲挈领的美的赏析：“旅人穿着红棕色衣服，以求蒙上尘土也不会显眼：姑娘在她床上寻找着从她那皇家情人的花冠上落下的花瓣，仆人或新娘在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等待着主人回家：凡此都是仰慕着神的那颗心的形象。花朵和河流，呜呜吹响的海螺，印度七月里的滂沱大雨，或者是灼人的炎热，凡此都是那颗心在结合或分离之际的情绪的形象。而一个泛舟河上弹奏诗琴的人……就是上帝自身。”叶芝认为：完整的印度民族文化浸润了泰戈尔的想象力。他甚至说：“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又是赞颂神秘的神明，又是抒写人对神的一往情深，这种神人结合的思想感情，一般读者至少是不习惯的、不大理解的，总觉得“隔”了一层；然而，仿佛魔法使然，包括西方人在内的读者，还是能直觉地感到诗篇独特的艺术魅力，进入诗人所创造的意境，甚至被它打动，否则叶芝也不会称之为“魔法的海湾”了。我们这里也有人干脆把这些诗篇当作纯粹的“爱情诗”来对待，那当然是囫圇吞枣，自以为吃到味道了，其实是没有仔细辨别其中的滋味的。

泰戈尔颂神，也颂儿童，他写的有关儿童的诗，绝不止是收在《新月集》里的那些。他在《渡》（《渡口》）第71首里说：“我牢记我的童年，那时太阳初升，好像我的游戏的小伙伴，常常带着每天早晨的奇观闯到我的床边；那时，对奇迹的信念，每天在我的心里鲜花般开放，我满怀单纯的喜悦，凝望着世界的脸；那时，昆虫鸟兽，寻常的莠草，芳草和云彩，各有其最充分的、奇迹般的价值；那时，夜间潺潺的雨声带来了仙境的梦，黄昏里母亲的声音说出了繁星的意义。……”寥寥几行，便把童年的心态和诗意点染得有声有色。就内容而言，除了写母爱之外，《新月集》里写儿童的诗篇，似乎基本上没超过这个范围。可泰戈尔在《飞鸟集》第299首里说：“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里重新获得他的童年。”《流萤集》类似这样的带点儿哲理的话，就比较多了，例如：“儿童总是居住在永恒的神秘里，不受历史尘埃的蒙蔽。”（第28首）“人生的种种憧憬，装扮成儿童出现。”（第236首）